

淘书乐

□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

爱好阅读之人，读书有乐趣，“淘书”亦乐在其中。

儿时在乡村，物质匮乏，精神食粮——书籍也非常稀罕。小学课本外，小人书便是打发乡下黑白时光最主要的业余读本了。多数是革命英雄人物书，像《刘胡兰》《小兵张嘎》《智取威虎山》等等。小人书，像袖珍的折扇，易携带也好懂。不知从哪里来的小人书，辗转到我手里，已是遍体鳞伤了，然仍是激动得爱不释手。黑白的，图文并茂，配上简洁的情节叙述和人物对话，一心扎进去就出不来，稻草垛里忘记了归家之时。

那时乡村孩童读书全靠“借”，即是打听来的“淘”。有时也要付出点“代价”的，一块橡皮擦，一颗玻璃弹子球，才能得以成交。孩童私下间这种相互的“借”“淘”，像流年流动的乡村图书馆，一生二，二生四，倍数地开阔了乡村儿童的知识视野，提升了精神境界，并深深地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淘书最快乐时光是在省城读大学时。图书馆的书，琳琅满目，总归不属于自己。对于一路从乡村靠读书走进城市的我来说，书籍已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末，最难忘最惬意的时光，是租一辆街边的脚踏车，穿行在阳光斑驳陆离的老梧桐树下，从城东兴高采烈地看流动的车流、碧水粼粼的护城河水，带着休闲，带着渴望，向城西的“跳骚市场”而去。“淘书”已然成了那时大学生们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淘书的乐，在于你可以随便地翻看，蹲立或席地皆可，而后可以借口有损坏，或是不想要为偷读过瘾开脱；当然最快乐的是淘来那些弥久珍贵的经典之作。如，泛黄的仿古线装的《论语》《四书五经》；缺色的硬壳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套装书，当然也有意外惊喜的“畅销书”。别小看不起眼的摊主，他们也内行，懂得抓住我们穷学生嫌贵又爱的“两难”心理，挣些“大钱”。巡观无“敌情”，他们会偷偷地从怀里拽出一本《人生苦旅》，问：“要不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流行余秋雨先生的书。其实，他我之间心照不宣，此书非盗即劣，可能缺页，可能纸质粗糙，一句话成本低，价格自然不高，满足了双方的需要。淘到期望已久的书，心里一通狂喜，脑子充盈，脚下轻快，口袋自然不吝啬。兴致起，拐进一家深巷的小土菜馆，几个宿友围坐，山高水长地一番“煮酒论英雄”，庆祝与解馋两得。

工作三十余载，小区时有流动的旧书摊，只是规模不大，然每次路过，那些泛黄的，或崭新的书籍，总令吾止步，勾引着我停下来，看看摸摸就涌动着一种莫名的幸福，一种读书人永远丢不掉的念惜书本情怀。《茶经》喜欢，汪曾祺的散文喜欢，《黄帝内经》想留存，《唐宋诗词鉴赏》好诱人啊，垒起几本上秤，才四十多块。瞧，便宜实惠，关键是放飞了心灵，屁颠屁颠地忘记了半百的年龄，仿佛找回到了曾经“淘书”之感，舒心痛快。

如今生活过好，好书、贵书皆买得起，然那些年的“淘”，是读书人精神上的一种饥饿感，一种发自肺腑的读书自觉，有种类类似于“书非借不可读也”的古人境界。

马兰头

□安徽省行知学校 程应斌

田陌流芬芳

处处溢清香

雨落皖南江天阔

沃土润泽万物昌

冬草早枯黄

田塍马兰长

此味坡野分布广

抗寒耐热生命强

疏齿羽裂叶

淡紫花儿张

翩翩叶青茎节壮

离离幽草带兰香

野生环保菜

风骚入文章

炒拌香干美味享
清热解毒药食当

咏 雪

□亳州市颜集中学 屈广法

我常常想起雪，大自然的雪。

雪，是滋润自然万物的甘霖；雪，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小天使；雪，用她那白玉般的身躯，装扮着银光闪闪的世界。

雪，是冬天里大自然凝结而成的亮丽剔透的诗帆；雪，是冬天里一道独特的风景；雪，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来完成冬季。

“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雪花全似梅花萼。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些都是古诗中描写雪的脍炙人口的佳句，写的十分传神，读之，能使人得到极大的美的享受。

我喜欢下雪，我喜欢雪花飘飘，漫天飞舞，我更喜欢在雪花飘飘时，一个人一边在乡村田间小路上散步，一边品味着颇具哲理的“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诗句时的那份悠闲与自得……

雪落下的美妙声音在耳边踮躅，雪漾起的甜美微笑在脸颊飞扬。雪，总是让我们心情愉快；雪，总是让人畅想与神往；雪，使我们的性情志趣充实而丰盈。雪，在诉说着冬天的童话；雪，使一切充满诗意。

雪，是开得最高的花，雪的起点是生命的至高点；雪，也是开得最朴素的花，她以自己的朴素装点大自然的美丽；雪，喜百花之艳而看重自己的朴素，慕春天之美而不弃冬天的深沉。静静听雪，任万千思绪跌宕起伏，任种种惬意的浪漫尽情地流露；默默赏雪，品味心境潏潏潏，憧憬美好幸福的人生。

雪，像一幅美丽的画；雪，是一首精巧的诗；雪，是一支动人的歌；雪，是一个七彩的梦；雪，铺盖在大地上，又好像是一条洁白奇妙的地毯。下雪的日子，让我们点燃一盏温暖心田的明灯，分享雪中的那份至真至纯，体味雪中的那份至善至美，我们会觉得大自然更加曼妙与纯净，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多姿多旋律。

当雪花漫天飞舞时，能给人们以无尽的遐想与欢愉。当雪消融时，雪的液体融入大地，去滋润早春的第一抹新绿和第一朵野花的娇艳。

朵朵雪花，爱意无限；雪花朵朵，情意绵绵。在这广阔的雪天雪地间，让纯洁的情意更加悠长，让宝贵的生命更加强健。

雪不是雨，却能滋润万物；雪不是云，却能自由地舒卷；雪是雨之灵，云之神。雪是天使的化身，给人间带来静悄悄的祝福，带来一个银色的童话世界，目的想让人间更纯净些，让人间有一个永远的洁白。

就让这“簌簌”雪声随风潜入夜，就让这皑皑白雪润物细无声，就让这冬天的小精灵——晶莹剔透的雪儿化作一叶扁舟吧，乘风破浪，高歌猛进，去叩响春天的门扉……

我常常想起雪，大自然的雪。

那渐渐远去的炊烟

□无为市昆山中心校 苏更生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是王维的诗句：一抹金色的夕阳洒在水面上，泛起粼粼的波光，归舟落帆，鱼儿满仓；岸上的村落一缕青烟冉冉升起，众鸟归林，牛羊下山，鸡鸣犬吠，浓郁的烟火气息。饥肠辘辘的游子，远望炊烟升起的地方，马上热血沸腾，奋蹄扬鞭，亲人就在眼前，团聚就在眼前……

在我那美丽的小山村，人们在田野劳作正酣时，每当看到屋顶上那炊烟升起时就知道该歇工了，因为那是家在召唤。有了炊烟，就有了烟火气，疲乏的身躯就有了归宿，生活的希望就重新点燃了。

炊烟是草木在传统的灶膛里燃烧后的产物。现在的孩子已不知过去锅灶的样子了。昔日的灶

是由锅台、灶膛、烟囱等结构组合而成，一般由瓦工师傅一日垒成，占地2~3平米。一般由两口锅（大户人家还有三口锅）加一个吊罐组成。大锅用来煮饭，小锅用来烧菜。我们这一带曾有儿歌：“宝贝宝贝你别哭，你到人家多享福，大锅里饭，小锅里粥，中间萝卜烧猪肉”，描绘的就是一幅生动的生活图景。在锅台两锅的夹角处一般还安一只吊罐，用来温水，这是利用烧菜煮饭时的余温，也算是一种节能设计吧。锅台里侧砌烟道，此处一般供着灶王爷神像，烟道上架烟囱通往屋顶，它与锅洞形成烧柴时的一个气流循环通道。

这样的结构，做饭时往往需两人配合，锅面上一人做菜，锅旁一人烧草，刚生火时屋内烟熏火燎，才有屋顶烟囱上炊烟升起的美丽景象。殊不知在青烟袅袅接云天时，屋内正经历呛人的烟雾弥漫。烧锅是不少家庭孩子的必修课。烧火的差事往往是家中稍大一点孩子的工作，那时的孩子是没有手机游戏的，常因烧草方法不当或火候掌握不好，而受到母亲的呵斥。有时草放多了，灶内因缺氧燃烧不充分而多烟，有时树枝溢出，引燃灶旁柴草，自然是一阵手忙脚乱地灭火。成语“曲突徙薪”说的就是要把薪柴从灶旁挪远一些，以防火灾。“突”是烟囱，它为什么要做成弯曲状，我就不理解了。烟囱笔直向上，正好可以吸风，让灶膛内的柴草可以充分燃烧。当然也见到少数人家将烟囱从墙上凿一个洞，让烟从墙外流出，这是不是所说的“曲突”了，不得而知。

每到秋天，上山砍草是山区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又苦又累。那时砍草，远没有现在登山旅游的浪漫，山高岭陡是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般是清早上山砍草，一直到傍晚，还得挑草回家，中午吃自带的干粮，劳动强度非常大。入冬时看到每家房舍边堆起小山般的草垛就知道这家人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了。

随着人口的增多，僧多粥少，用柴矛盾日益尖锐，人们为了争夺柴草资源，区域性冲突时有发生。不得已，人们想出了许多替代的办法，圩区人用来做饭取暖的材料，大多是收获的农作物茎秆，而这有限的茎秆，既要作燃料，又要作牛羊的饲料，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在上世纪中叶，低矮的茅屋墙上还可以看到一块块牛屎做成的饼状物，它就是人们用来做饭的燃料——牛屎巴巴，这是现在年轻人怎么也想象不出的场景。

山上的草木砍光了，再收割落叶，落叶收拢完了，再挖树根，自然生态处于恶性循环中。

后来，我们这里有了小煤窑，化石能源很快成了人们厨房燃料的首选，高高耸立的烟囱，被煤球炉所取代，这样做煤球就成了一个产业。早期的煤球制作很简单，就是将买回来的煤打碎，参入一定比例的泥土混合做成煤球块。城市低收入家庭也有动员孩子捡拾锅炉烧后灰烬中的残骸回来再加工的。那时清晨的庭户外，起煤炉时燃起的呛人烟雾就成了一道新“风景”，遇到连阴雨，煤球难以点着，因误了早餐出工的争吵声时有响起，袅袅的炊烟既是人们生存的希望，也是生存的痛。

为了解决燃烧不充分等问题，聪明的人们又发明了蜂窝煤炉。它的出现让早上起炉做饭的烟火暂时熄灭了，但也有晚上因为封炉时处理不当而熄火的尴尬，不过总算有了进步。煤炭的使用，暂时缓解了薪柴紧张的局面，但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且煤炭里伴生有大量的硫化物，在燃烧时产生大量的腐蚀性气体严重腐蚀家中的物品，像炒菜的铁锅，一般不到一年就要更换一个，家中家具衣服也因为它的存在而加速老化，利弊相伴而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分配的房子附带了一个近十平米的小厨房，带烟囱的土锅灶淘汰了，买了一个节能的不锈钢蜂窝煤球炉，电饭煲也普及了，但若有客人来时仍显得捉襟见肘。后来液化气灶出现了，狠狠心买了一个双头灶回来，它的火力猛，来人烧几个菜不成问题，天天围着锅台转的妻子更是喜不自胜，为此几个要好的同事竟燃起了鞭炮，说是“发灶”，其实是明目张胆地蹭起饭来了。欢天喜地之余，还不敢扔掉那个煤炉，因为那时的液化气还要凭票供应，只能作为辅助的炊具，应急使用。

新世纪来临了，电饭煲、微波炉、电磁炉、抽油烟机逐次进入了千家万户，不经意间，煤球炉不声不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烟熏火燎的厨房已变得窗明几净。农家厨房迎来了质的变革，那锅下一把草，锅上一把盐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

放眼城乡，炊烟已消散，贫困已消除。人们早不为温饱而发愁，那袅袅婷婷的炊烟只是远方游子心中的一个符号，成了一种记忆，成了一种乡愁。快速发展的中国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飞快向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那条忽间远去的炊烟，飘飘缈缈，似有还无，在心头，在乡思。

炊烟，淡淡的炊烟，就让它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还有那带有故乡密码的锅巴饭香。